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茗溪集卷十九

五五三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金　垍

欽定四庫全書

苕溪集卷十五

宋　劉一止　撰

故事

漢武帝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亦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

舍魯邸命議明堂事

臣嘗謂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自古好治之君未嘗不慷慨思見天下之賢士求天下之議論次第而施行之已而利害之實旣了了於胷中則忍而不能決見利不克興知害不克除談有餘而實不足者往往皆然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武帝之初葢未辨知此也故於申公之對有慼焉其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制禮樂易服色典章文物爛然大備

意有所在皆力行之不見甚難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發之歟使其所行不改文景之恭儉向專在於愛民利物之間則後世必以為賢哲不世出之君矣然武帝席文景極治之後於天下之事尚謂猶不可不力行如此况多難之時乎臣故曰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之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

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大卿

臣觀翟璜之諫近乎直任座之諫近乎諷諷諫為上直諫次之何也二子之諫同出於忠也任座能正其逐諫臣之過而翟璜不能救其封子之失是直不如

諷明矣然則翟璜知直之可為而為之歟抑知其不可為而故為之歟曰如其不可為而故為之有恃者也然則何恃也曰恃同列之有君子也使同列有非君子者交鬭其間鬼神勿助之翟璜之禍豈特見逐而已哉然則任座謂文侯為仁君其出於誠耶其不出於誠苟以救其過耶曰是惡言也事君者可不以誠乎哉君子之諫其君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所謂任座者固恃其君之能改過而翟璜亦知其終見容

也特先發後繼勢有不同而已然則如文侯者安得不謂之仁君乎嗚呼同列而無君子不可以立人之朝矣何獨翟璜古之人皆然要之朝多君子不問而知其君之為仁君矣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起曰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敢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

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是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羣臣莫敢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臣嘗謂人主之憂莫大乎國無謀臣茍無謀臣不可以為國矣故有為之君不以獨智先物為能而以衆智不足為憂懼事變之自來而謀不勝應也今羣臣之謀反不逮君謂之無謀臣可也楚莊王之所憂而

魏武侯乃以為喜是何見之相戾耶晁錯謂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使其臣之謀乃不逮君則臣知其不能霸矣漢高帝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蓋不以不如為恥此其所以能兼衆智屈羣策而成大功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謂人莫已若者好自矜大而已然猶懼焉況其臣真莫及之將誰與謀臣故以國無謀臣為人主之大憂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
良相今所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疏不
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
克曰君勿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
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嘗聞前修之言以謂知人無法臣心疑之夫知人
堯之所難也故臯陶為舜陳九德之事曰寬而栗柔

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強而義此知人之訣也而謂之無可爭及求之孔孟
之書而得其說者有二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
其所安人焉廋哉一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
廋哉二也然後知是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
而已至於曉然獨得於心者豈言之所能盡哉謂之
所以也所由也所安也與夫言辭眸子之間不知何
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為君子何者為小人皆未嘗

言其狀而大佞似聖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辭辨察
則知人之難也雖聖人不敢易言之然則知人之道
非內明而無所蔽惑又惡能曉然獨得於心哉惟明
也一見而得之眉睫之間為有餘如其不然則終日
與之言而不知其人之心由是論之所謂知人者謂
之無法可也臯陶之陳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與其
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謀相
而未定也問諸李克克以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決其故何哉公子成與翟璜皆賢也文侯固知之深矣其得於所親所與所舉之間豈一日之積哉不然不如是之決也臣獨喜李克之言誠有助於後世知人之道雖所謂獨得於心者不在於是而於吾聖人之說亦無所戾云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

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吾無由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强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臣竊惟國是之說不聞於堯舜三代之時莊王之問叔敖之對不知何自而言其無乃為姦人之資乎天

下之士一是一非寧有定哉君子之所是小人以為非小人之所是君子以為非雖一物之是非有不能定況於國乎君人者知任賢而已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君子進為小人退聽羣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君不以已之取舍病民臣不以已之愛憎罔上如天地四時之化未嘗有心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又烏取國是之名也哉如其反是所謂小人者亦將立國是之名闕　天下刼持其君使必從之賊害善

良植其徒黨而天下日趨於亂桀紂之主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私欲已勝無所適從尚何國是之有而叔敖乃曰由不定國是而亡豈不陋哉嗚呼名不可妄立也審矣名一立必有挾斯名以為奸如前所云者臣故曰其無乃為奸人之資乎

李道裕於貞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

刑部侍郎闞宰相屢進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反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臣竊謂臣受知於君不以一時遇合為難而以知其心之所存為不易太宗之於道裕也始棄其言卒乃用之豈以疇昔之事為過而悔之歟曰不然太宗願治之主也其措心積慮未嘗不在於天下國家雖一事之疑必悔之况其平時欽恤用刑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而後定意太宗之斷未必為疎而追悔不忘若

是者豈恤刑之心誠有合耶嗚呼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而不克有濟者誠不至而已矣茍出於誠則反覆念慮浸久而不忘惟其當而後已故於聽用之際有合於其心者雖棄之於前而收之於後不以自慊也若德宗之於陸贄則不然當危難時惟贄言是聽天下既定乃追仇盡言怫然以讒悻逐猶棄梗馬以此一事足以觀人主之用心矣何必多耶

茗溪集卷十五

苕溪集卷十六

宋 劉一止 撰

書

見經制使書

迪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謹再拜上書經制龍學閣下某嘗謂天之生才地之生材一也不中道夭于斧斤未有不堪於用者非必鄧林數尋之枯栢千尺之豫章然後為材凡可以為宗為棟為欂櫨侏儒者皆材

也夫才亦然不中道天于聾盲跛蹇則亦思有無用於世者哉然其命則寄於匠氏所謂匠氏者以規矩為方圓以繩墨為曲直定規矩繩墨於肆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良工巧匠也以道義為規矩以行藝為繩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宗工大匠也然則材與才者皆不可無所歸矣雖不可無所歸亦不可不審其所歸何者力之所任質之所處有衡縱燥濕之殊宜縱而衡任之宜燥而濕處之則所任所

處皆不得久焉物固有不幸失其所者此其所以為寄命於匠氏則非特匠氏擇材也材固有擇匠氏之理矣雖然何世而無才何地而不生材其輪囷離奇棄委於道傍槁死於巖壑而不見録用者盖十五也幸見用則聽其所為而已又惡能有擇於其間哉是不然天下无真匠師則已使誠有之亦無惡於物之擇已也至於有擇焉而不見録則抑有命焉竊惟閤下受真主之知當數路之寄䖍使職官黜陟能否居宰相之功半於茲再歲

矣進則成規退則成矩若與人而為謀左以畫方右以畫圓葢以心而為匠凡其人之才所謂大小長短孰處孰任未有能以形逃者閣下之規矩繩墨誠先定於心也今有人焉讀聖賢之書求為古人之事氣葢甚篤澳涊學校周旋二紀而始得寸禄行年四十有五矣其所事則糟漿麴糵甕盎薪米之間銖爭而籥計自旦暮與屠沽小人為敵儺雖食其食不敢忘其事然非其性之所能則謂失其所矣昔者强今者憊昔者腴今者瘠豈

端使然哉嗚呼其亦可憐也已某竊自思念生長於世
幸未至聾盲跛蹇而其心事曲折粗能裨大賢君子之忽
忽忘者今遇匠師而不能自竄於規矩繩墨之間尚安
往而可某雖小物蓋知審所擇矣獨未知閤下能無惡
於物之擇已且哀其情而受之否耶若其大小長短與
所處所任則某不能知也知歸焉而已矣至於求歸焉
而不得則是真有命焉某也敢不知命干冒台嚴不勝
悚懼之至不宣

上執政書

從政郎新差充越州州學教授劉其再拜上書尚書右丞閣下某嘗謂遇合之難古今所同非直其得之難也得其心之所趨鄉而歸焉者為尤難何者宰相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事之求歸焉者也然有其實者辭其名崇其名者或忘其實故士有幸不幸其幸焉者得其歸又得其心之所趨鄉而不流於非義其不幸則反是昔公孫丞相號為好士起客館開東閣以收賢俊而曾

不知所收者何士當是時如主父偃輩宜在魁材之列矣顧棄不取又譖殺之遷董仲舒膠西皆丞相力然則丞相所收其無乃賓客故人而已耶若夫收賢則未也偃不見收於丞相而衛將軍乃薦之且衛將軍何爲者而能知偃耶偃之遇丞相而從將軍固不繫幸不幸要非求用之本心焉耳柳宗元劉禹錫一時之傑而附離匪人以進在清議所不容然當是時丞相如杜佑蓋嘗延集士類制通典而二子乃不在顧盼中何也嗚呼士

之抱負志業而不見試用假人之力以推輓之其有甚於焚溺者之求拯也不幸不為當世顯人所録用則往往汩喪廉恥為不義之歸身負惡名若腹心之抱癰疽首領之嬰木索嗚呼亦豈其初心然哉故曰得其心之所趨鄉而歸焉者為尤難某為太學生逾二十年仰閣下道德讀其書與竊聽其論議非一日矣蓋自昔者以古人之事望閣下獨愚不肖無以自奮發而取知當世大君子之門今老矣猶喋喋然動其心亦何為哉竭來京

師問諸賢縉紳皆曰天下利疚人才陞黜賴閣下與一

二公力持風裁盡鋸弊習且閔閔焉有憂國愛民之心

士之欲伸其說而求其歸者莫先焉葢聞之審矣於是

歎閣下真能為古人之事而不負其所學者也士歸焉

而得其所趨鄉者也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也其雖愚且

老亦惡能無意於斯時哉惟閣下稍進之賜之坐語顧

心事曲折豈無以裨執事萬一者謹并録舊所為詩若

干首藉手以見惟是逆旅手自繕寫不能謹好辱賜覽

覿幸甚不宣

寄提刑盧察院書

吴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提刑察院閣下某聞天下之物不可以私求非不可求也求之實難豈其物之理然哉抑造物者不與其私也而陰奪之是何言也某無似生長於世三十有九年矣自少小讀書求為古人之事業蓋甚篤齒浸長身名不列於搢紳而學為科舉之文與韋布士羣試有司決是非於蒙昧之中亦幸其有得

亦可謂求之公矣然名六上於春官一賓興於學校卒不得志乃退而思之凡某所謂科舉之文率不量力務為表表異衆者為詭竊聲稱之計抑私也造物者弗與也又何恠乎不得其求也哉於是始作而歎曰物之不可以私取果如是乎今則已矣不復有求於世矣然宿習餘氣有不可遠遣者獨惓惓於言辭文字之閒而求其嗜好之合者而折衷焉譬諸草木吾之臭味也則往而求之以益其所未聞信其所已得且將樂此以終其

身富貴聲名之慕不存焉然則其之所求亦可謂易與也懷此以行於世既有年於兹閭巷之士其窮似已可得而友者固少而先達富貴其之願慕而請事者又無階而進焉則又退而思之我之於人不求於天下之同而求於嗜好之獨抑私也造物者弗與也又何怪乎不得其求也哉雖然其之自疑若此觀今天下之士馳騁衒鬻達於觀而敏於望者小足以釣聲名大足以致爵位身名泰然意氣横出視造物者如可自措氣使其定

計豈盡出於公卿而其之區區乃獨私於言語文字之間與彼之所爭不同轍也造物者又奪之不已甚乎是以忘其所自疑而不知止焉某故歲聞諸士大夫東浙有儁人曰毛曰馮與執事而三異時獲識二公於京師獨不得一望執事之數竊以為恨而得二其文於科舉固已超絶時輩足以信其所聞然猶未也去歲容雖甸又得執事一二詩文於宗族兄弟間一讀心醉不自知神忽忽而若馳足踆踆而欲進也未幾聞執事以御史

出領外臺其竊自計倘得以私願請於門下是天假其便也日者執事按臨敝邑又屬有負薪之疾不得造前益自悵恨然其之顒慕求進若不及者誠覬執事察其私而辱教之進其未能信其所疑而歸之於道然執事以文章道義公天下至則受之又何私之有哉而其之私則在是不識儻與之進乎如其不然是造物者真奪之矣不復望矣故先以是說卜焉庶幾執事他日不以其無謂而來也不宣

見諫垣書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諫議閣下某嘗謂天下之事以為重則踰於泰山以為輕則等於鴻毛其重輕初無常也重外者輕內重內者輕外彼重則此輕此重則彼輕魯不知所謂真重輕者果安在哉老莊氏之說則以身為內以物為外清淨寡欲不與事接視身之逐物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輕外而重內也如此而孔孟之說或以殺身而成仁舍生而取義審如是是身未

必重也嗟乎此闕理者初若易定而怵於利害之間則其相去懸絶雖泰山鴻毛不足以喻此世之人所以每猶豫而不能自决又况富貴爵賞之忻於前死生禍福之懼於後其不顛倒迷謬者幾希此無他處之不素故也宋人得玉獻諸子罕且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夫玉之為寶不待告而明矣而子罕謝以不貪是真以不貪之寶為重於玉故判

之於立談之頃而無所惑焉由此論之則古聖賢之於重輕固先有以處之矣夫又安肯以苟異乎衆為心哉以其有重於此也雖殺身可也舍生可也況於玉乎非獨孔孟子罕也古之人皆然如其遺物離人退而從老莊氏之説則已苟有心於天下未有不出於是者矣其嘗以是觀人而有及於閤下惟閤下之道其精深奥妙固不可得而窺測然前日所説施著見之迹則夫人而知之也某私以為真有得於我孔孟之説故用事是以

求質焉儻其之說誠有合於閤下之道則進而語其餘可也哀其誠而誘之使信於其說可也若城府深阻秘而勿示則非古聖賢之道亦非所望於閤下不宣

見國信侍郎書

迪功郎監秀州左城都酒務劉某再拜上書國信侍郎閤下某觀之士之懷才抱藝而不見試用猶病癢者而鉗其肘假人之爬搔以為快至其甚者若心腹之有隱痛非但假人以為快而已將旦暮大其聲而疾呼且祈

人之哀已也以韓子之賢宜為一世所歸重方且自薦於時宰至於再上書而不通三及門而不報其說以謂古之士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嗚呼其辭亦可謂切矣其嘗哂之所謂士者讀古人之書行古人之道用則進不用則退用固可喜不用何傷雖天下一君四海一國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彼而

入此然為天子進退人才者宜非一人也執政大臣兩禁要近皆可以薦賢於天子顧已之所挾誠足取知於人而用於世會當有所歸不得於甲則得於乙不得於乙則得於丙與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何有異哉若皆無所合則有命焉何至汲汲自售號呼乞憐若是其切耶持此以閱人蓋有年於兹非特其身之不有合也又深計而熟思之然後知今之士與戰國之士異者抑其操術不侔何者戰國之士以詭譎權變取世資俯弔仰賀

朝合暮離飾人之心易人之慮非秦之衡人則趙之從長也非談天衍則雕龍奭也甚是視富貴可唾手取雖受辱不恥曰吾舌在足矣商鞅以帝王霸道干其君而世謂之以三術鑽孝公彼三術者何術也究其用心乃令市道之人類能之曰傲惑佞是也以秦孝公而告之帝道是傲之也及其不合則更說以王道夫孝公之志豈在是哉抑帝王之道何擇焉是惑之也至於末說於霸道則佞而已矣前者之不合知後者之必合也蓋佞

其說以要其君蘄信用之篤也今士以君子之道律其身以仁義忠信之說加乎人而曰我必有合吾知其不可冀焉何者遇合誠難而操術未易用也脫或遇其人有其時是安得不恢恢於求售以韓子之賢而上書自薦類於祈哀無足深怪也其杲吳興闕生行年四十有六連遭於趨進之途徬徨於寂寞之濱不可謂不久矣挾其術以行於世每舉而每不合嘗竊自念遭遇盛治之世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入宋齊梁楚之間又不能用商鞅

之術以肆其詭譎權變之說又受辱不能不恥而獨有意乎以君子之道仁義忠信之說儌幸萬有一者之合嗚呼其亦可謂不知量矣然而不能自已者亦豈有待乎哉其故歲居學校朒閣下重望而誦記其文以為矜式非一日與其操履論議得之縉紳之間為加詳而其之定計求歸焉者抑審矣特門牆之阻邈在天上曾不得趦趄其閒迺者閣下以使事道二浙其始作而言曰是行也歸當復於吾君則必以人才為先此韓子自薦

之時也天其假余便哉書不必再上足不必三及門一見於此決矣遇也有命抑自信其操術果足以求合也今遭其時遇其人矣否亦有命抑自悔其聞見之陋不足以取知於大君子之門也今遭其時遇其人而失之也二者非某之所敢必也謹録所為近詩雜文一編籍手以見惟閣下進退之不宣

上越帥書

從政郎充越州州學教授劉某再拜上書帥坐待制閣

下其嘗聞言辭者感於情而後發喜怒哀樂之七者之謂情情也者隨遇而感有感而發亦若金石絲竹之有待而鳴也其感發有淺深故其辭有工拙者人之論曰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是真有難易之辨乎哉詩之變風變雅也大抵皆循理之說故讀之想見乎其人如出乎其時有正人誼士憤切感激之氣也有遷客逐臣羈旅流落之歎也有室家思怨爾汝昵昵之私也有故國舊都淒凉綿綿之情也其言率有以感動人意

而喜誦説馬杜少陵遭時亂離間關陜蜀負薪採梠餔糒不給凡出處動息勞逸悲樂之事一見於詩蓋窮而益工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庾信以悲哀為主然後知懽愉之動情者淺而窮苦之感情深也某無似生長於世五十有二年槩其平生抱百憂而無一娛故流離辛苦之狀間見乎辭雖不能如古人之工而獨知所謂感於情者深而已矣又自更國難以來益復忽忽不自料理憫天步之方艱恫大恥之未雪每一念至則中夜起

坐當食失箸悲来塡膺則搵下緑睫視曩之所謂流離辛苦盖又不足道焉乃者獲吏麾下侍坐席聆謦欬温然若將憐而教之退而自思顧無以借資受教於左右又平昔所為言語文字率皆愁憂無聊之辭獨可為其窮似已者道難與富貴利達者言也既又思之閤下以道行聞於鄉以文學世其家以忠信勇决自見於時奮自臞儒亟登清近作鎮藩屏貌舒徐而不矜志刺促而當憂此其中非苟以富貴利達為榮故必有先天下之

憂而憂者安知不有似於閭巷窮苦之士哉謹録新舊雜詩若干首併用藉手以請惟恕其僭率幸甚不宣

寄中丞書

某愚暗不通世務竊謂自古有國寧無緩急所頼以濟者人才而已夫天下多事無甚於唐而一時人才足以宏濟艱難抑何甚耶將相勛德忠臣義士儒學文藝下逮醫巫星歷之流亦皆超越前後人才不競未有如今日者中丞亦嘗念之乎一日之警見大夫至無可使而朝

廷之上論議莫知適從顛沛迷謬往往可笑聖主首起
中丞於廢籍之中蓋將任以天下之重伏計中丞所以
復我君者宜以人才爲急嘗謂由崇寧至今天下人才
敗壞幾盡任用私邪杜塞正路士大夫拘於俗學不知
古今無能論一事者稍自激昂沮辱摧抑重以禍災故
家遺俗無復在者風聲氣習悉從委靡前日號爲忠孝
家子孫類以父祖流離爲鑒戒棄其所學後輩見聞悉
出一途自是朝廷之上無君子矣願中丞力賛聖主養

成人才包容狂直以勵士氣忠義所激往往向風愜廓公道無使私邪之人尚得厠於其間古人云種藝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惟留意幸察其陋儒無知因書覼縷不知其僭亦恃中丞忠厚宏達不以其愚加之罪也伏紙振怍不宣

茗溪集卷十六

苕溪集卷十七

宋　劉一止　撰

表

謝主管台州崇道觀表

罷起居郎責授

祇奉訓辭伏思適咎惟臣自取跼地知慚臣某中謝伏念臣出自寒微誤膺簡拔以鋤耰固陋之質歴臺省清近之班自始及終不由他力從頂至踵皆出上恩而臣所更既多未有裨補欲初其議則竊自薄陋以為可用

則無所短長仰惟聖德之方隆内懼史書之有闕臣之宜去誰不謂然不圖威命之行尚得祠官之奉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游心太古側席異聞作成士類而明試以功愛惜人材而潤畧其過憐臣之罪以贛戇察臣之志靡他薄示譴呵止投閑散省躬已辜固將安分之宜没齒何言惟有負恩之愧臣無任

謝除直顯謨閣表

念咎洗心三移歲律典州奉使再錫命書敢圖延閣之

華又玷直廬之列逡巡拜賜跼蹐自疑臣其中謝伏念

臣曩昔無從遭逢特異遽由臺屬進直殿坳獨恃上聖

之知不借游談之助恩已隆而未報量既過而不辭固

弱植之難安豈疾顛之敢悔夫何庸陋猶在記憐假之

内閣之名以重外臺之寄寵光併及枯槁再春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懋成湯之寬仁躬堯帝之神聖兼物衆智

猥及臣愚而臣悵末路之難圖誓初心之不昧天高地

厚若為稱塞之階人微命輕會有糜捐之所

謝提點刑獄浙東到任表

不違顔於咫尺拜寵知慙送以禮而光華豈臣敢辱疾驅軺傳已見更新臣中謝伏念臣智昧知時學不適用誤竊聖人之眷嘗躋清近之班曾報主之不能乃壽書而何益粤從去國寄江海以偷生自意此身與草木而皆腐孰云記録尚及孱微收五年閑放之心總一道平反之寄豈獨庶獄之當審抑將荒政之是修任固匪輕責何以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堯言之清問躬舜德

之好生憐臣寄孤雖功名之難幸謂臣樸拙尚豈弟之
有餘臣敢不深體設施勉圖後效布宣寬詔願為慈惠
之師銷折姦萌不愧安静之吏庶収寸尺仰答生成

謝除中書舍人表

載筆殿坳初遠舊物演論詞掖遽錫贊書恍莫知其所
從凛以榮而為懼臣中謝竊以自昔聖主建立非常之
功必有能臣發揮難論之旨殆天所備不謀而同故煥
乎謨訓誓命之文於斯為盛而粹然德意志慮之實罔

不自孚矧今綱紀萬微鼓舞庶類尭年廣大商語丁寧
是非得仲舒之古風熟崔琳之今事顧於述作曷副選
掄伏念臣罷窘而用微才疎而術陋自守樸學甘為臞
儒精喪耗於幽憂藝業荒於不試敢圖遲暮之景猥受
聖神之知頂踵皆出於曆恩踐歷每從於親擢至於陛
華法從接武近臣豈其平生有此過覬兹盖伏遇皇帝
陛下聰明稽古慈恕及人惟廣覽兼聽之是圖曾小善
寸長之不棄況乎盛大德業比隆於乾坤昭回文章第

輝於奎壁而臣搜研末技綴緝謏聞以腐草之明而裨
赫日之光以秋蟬之翼而増九鼎之重何能有補祇益
自勞敢不勉竭孤忠誓堅晚節雖有慙於潤色庶無爽
於告猷

謝除給事中表

寵錫自天懇辭無地祇拜莫回之命俯慙未報之恩驚
懼交營周張失次臣中謝伏念臣少非特立老不自强
謂當静退之年無復進爲之志不圖晚遇乃玷誤知持

稟近班代言西掖正上聖作興之日躬萬幾總攬之勤
與禁省之腹心而臣乏謨猷之益竊訓辭之手筆而臣
無潤色之工思軋軋其如抽心摇摇而若失宜在黜幽
之域更叨蹤等之榮矧是東臺最為要地號人才進退
之關鍵為王命出納之咽喉豈容迂疎膺此責任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皇明廣被英斷獨成宏開復古之規克
盡官人之美長材成厦未忘樸遫之兼收衆駿在閑尚
意疲駑之可勉敢不激昂末路殫竭謏聞軀命幾何顧

無益卬山之重飛鳴自誓庶少償烏鳥之私

謝授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罪大責輕感深涕殞臣中謝伏念臣淺聞單見極陋至愚受知殆閱於十年冒寵浸更於兩禁不量弱植濫據要津屬上聖之思賢戒邇臣而舉類而臣棲幽居之日久識中原之士希智實昧於是非迹遂成於垂繆揆其重負合寘嚴辟正削從班俾安散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政化加惠臣工若天地之含生心不私於與奪

猶父母之怒子教終厚於譴呵遂以庸材蒙此善貸再念臣賦命蹇薄如出仇謀偶世濶疎卒與禍會知非晚節既踰蘧氏之年受罰閑身尚竊侏儒之飽念報恩之無所嗟視蔭其幾何惟有靦顔至於没齒

謝叙復秘閣修撰表

毖祀告成湛恩旁洽不圖蕩宥逮及孤危既安祠館之游仍俾書林之職兢慙在邑涕泗交頤臣中謝伏念臣少也湮微晚而遺遇學不通於今事志徒慕於古人以

田野樸拙之姿與英俊崢嶸之列論思禁省近類腹心
勸講露門號為親密禍實由於量溢天弗誘於臣衷上
玷誤知自貽大戾顔忸怩而加厚神惝怳而靡寧追五
十九年之非於今已後閲三百六旬之日遽許更新驚
朽株之再春覺沉痾之去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乾
坤之髙厚大德曰生並日月之清明容光必照哀矜舊
物假借寵靈豈非削籍於丹書抑使增華於白首臣敢
不捫心誓報擢髮知愆被銘骨之恩則如隔世有粉身

之路不敢偷生

謝再任宫祠表

恩厚不貲感深吹骨臣中謝伏念臣受性樸拙遭時休明曩膺禁省之驟遷實是聖神之樂育比其去國猶得奉祠而臣生理窮空孥累猥衆缾無餘粟不殊靖節之居甑有積塵幾類范丹之室屬三歲之當罷悼一飽之無從忘已甚微仰天求裕詎意由衷之請遽叨從欲之仁肬困獸於觸藩濡窮鱗於涸轍園門失喜少蘇併日

之長饑摩腹起行便覺餘年之尚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侔造化行通神明視覆載之間一均涵養矧蓋帷之舊寧忍棄捐但獲便安仍佔俸稍臣敢不循躬自幸揆足知愆顧諭報以無階獨此心之不昧

又謝再任宮祠表

祈哀得請瀆有愧於再三失喜拜恩感不殊於咫尺臣中謝伏念臣罷薄而用窘智陋而術疎無昔日之聞知幸一日之遭遇冒居華要馴致愆尤自歎沉舟之迂但

覺形容之異田園何有溝壑可期敢云廢籍之身又續祠官之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幽微之燭覆冒無私曾小善之不遺憫一夫之失所致茲孱瑣亦與生成臣敢不受德知歸循躬惟謹窮途易與庶寬妻子之饑啼晚節難工獨慕侏儒之飽死

謝落職依舊宮祠表 除敷文閣待制因除免語誤

人微恩重罪大罰輕祗服訓辭復增感涕臣中謝伏念臣受才譾薄賦性凡庸更閲雖多報稱何有矧年齡之

顏暮加疾疢之兢昏比奏封章懇辭誤寵荷再生之大
賜念幾死以難酬昧於叙陳卒至乖謬䫀由天奪慼乃
自貽尚賴隆寬特從末減復俾祠官之秩仍沾廩稍之
優委曲保全始終哀憫玆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載
父母生成舜德洽於民心堯言布於天下兼容世類一
本至仁遂令下愚蒙此蕃貸而臣視殘骸之已病知來
日之無多惟有啣恩至於結草

謝再任宮祠表

甫上由衷之請遽叨從欲之仁拜命以還循躬知戴臣中謝伏念臣曩以愚陋浸被使令報無塵露之微恩有丘山之重粤從去國猶獲奉祠逮其終更復伸前懇詎意衰殘之景仍沾俸稍之優顧臣何人得此厚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謨天縱孝治日新規模宏啟於隆平德澤咸濡於動植有如么麽亦在記憐臣敢不仰體生成益知銘佩幸全家之飽煖樂化日之舒長未盡之年皆上所賜

謝復秘閣修撰致仕表

投老乞身既達由衷之請疏恩出綍復叨遇主之榮感懼交懷周章失次臣中謝伏念臣受性愚暗逢時休明以田野固陋之安冒禁省論思之地報効何有踐歷已多粤從去國以來猶竊奉祠之秩及茲疾疢斗覺支離學無藝苑之工職在書林之列不圖得謝乃更增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德曰生日月之光必照俛憐末路不忍棄遺始終保全委曲成就而臣迹居窮壑絶

望修門納禄辭名期少延於喘息挈缾揚(?)缶尚同樂於昇平

謝除敷文閣待制表

乞身故里已叨從欲之仁通籍甘泉更冒踰涯之寵自天錫命蹐地靡容臣中謝伏念臣逢時休明受性暗漏誤膺識拔薦被使令報無絲髮之微德有丘山之重辭榮納禄既逾七十之年窮思畢精莫辨三千之牘不量淺薄輙露悃誠採田夫野老之謡述帝德王功之盛乾

坤之大日月之明豈繪畫之所能顧迂愚其已甚敢云宏度俛鑒懦衷俾列職於近班以增華於末路得此殊遇繄臣何人玆盖伏遇皇帝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藴廣大精微之學疏觀百王之法超視三代之隆總攬化樞激揚士類有如么麽亦在甄收驟頒渙汗之新垂記生成之舊而臣迹居窮壑望遠修門心未替於傾葵誓獨存於結草

謝除敷文閣直學士表 落致仕召赴行在懇辭至再除職依舊致仕

祇承嚴召悵旅力之乆愆加賁恩章許餘生之自佚仰
拜自天之錫俯增蹐地之慙臣中謝伏念臣奮由寒鄉
出迎盛旦以儒生之固陋塵法從之高華悉出誤知不
由他力粤從去國旋自乞身猶辱記其姓名俾復趨於
表著而臣老隨年至形以病羸驅馳徒有於此心跪起
懼乖於常度違忱誠之懇欵荷聰聽之矜從直内閣以
躋榮駕安車而遄反縉紳改觀閭里生光惟初終被遇
之過優雖頂踵糜捐而莫報兹盖伏遇皇帝陛下仁深

覆載明並照臨察臣曩歲之遭逢粗存忠謹知臣今日之疲曳非敢懷安矧當聖政之新尤以人材為急凡在搜揚之數舉興奮勵之思獨臣數奇賦分至薄正周室任賢之日既自至於不能遇漢家好老之朝又阻陪於在列時哉難得命也奈何念虛受於寵靈曾莫酬於寸尺望雲注想永懷戀慕之誠擊壤成歌願述治安之樂

茗溪集卷十七

茗溪集卷十八

宋 劉一止 撰

表

謝賜勑書表 以下皆代作

廟謨素定天討將行奉德意之丁寧增懦衷之激烈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温文恭儉邁古盛王威武神靈如我藝祖相上帝以遏亂略整六師以修我戎時巡山川躬勞將士申嚴列壁拱固四封充暴衣露盖之難洗聖父

悊兄之憤惟時有衆共識至情上念君親忍此勤苦誰非子弟能不慨嗟而臣攝令帥符屬當郡寄玉帛萬國莫叅班瑞之榮梐枑再重徒劇揺旌之念

道君皇帝升遐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何蘚奉使回得大金副元帥書具報道君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仙者訃來萬里悲動九躔惟時舊臣孰不哀隕臣誠哀誠痛頓首頓首恭以道君太上皇

帝臨御二紀勤勞百為昭天漏泉德澤深厚移風易俗禮樂燦明悉本三王之仁不享五帝之壽寧德皇后母儀克備坤德無私謂當從輦路以歸副寢門之問省禍遽若此天不可知伏惟皇帝陛下聖情難居孝思罔極冀免從於中制用俯慰於下民臣伏恨職守所拘不獲匍匐奔走闕庭臣無任哀摧哽塞之至謹奉表稱慰以

聞臣其誠哀誠痛頓首頓首謹言

賀皇太后還闕表

天地合符宗祊降祉用錫一人之慶克諧二聖之歡臣中賀臣聞天下不足解憂聖德無加於孝矧慈顏之久隔在嬰慕以何勝皇帝陛下心存問寢之期目想回鑾之節中夜起坐或自攬於衣裳當食興懷致屢遺於匕箸廣愛孚於遠邇精意通於幽明俾鄰國之改圖奉安輿而還闕大横得兆不殊代邸之迎相見如初寧比城潁之樂羣情胥洽異議知慙故應擊壤之謡皆若見親之喜茲蓋皇帝陛下恩覃萬國道冠百王北伐南征咸

靈有赫東漸西被聲教無私眷求同德之臣益懋享天之實再興絕統成此大功今昔之所未聞書傳之所不載方將謹歲時之溫凊備陸海之膳羞追十六載之艱虞事為既往衍億萬年之福祿樂未渠央臣望遠修門身居散吏奉觴稱壽莫陪漢殿之九賓向日傾心敢替封人之三祝

車駕巡幸浙右起居表

臣某言伏審車駕巡幸駐蹕浙右者興周宣北伐之師

雷霆尚閉舉虞舜東巡之典歲月靡差帝肯幸臨臣用
鼓舞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鈁離明而普照體乾健以
自强親駕戎車往綏楚甸增山川之震疊還寓縣之清
夷賊氣不揚邊塵頓息惟神靈威武所變化信是優為
雖險阻艱難之備嘗靡懷寧處念本根之攸重儼容衛
以載旋班瑞諸侯時事既歸於宰旅占星東井王畧行
及於舊都臣叨奉使華屬在鄰境仰雲霄而路隔傾葵
藿以心揺

車駕駐蹕建康起居表

扆義時巡觀風都會六龍所指百神駿奔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昧旦視朝齋居決政永念無疆之服克安有截之區乃眷建康久騰王氣龍蟠虎踞寧論割據之英雄地闢天開赫有中興之氣象遠阻淮浸近控江濤苑長洲而滄海陵既包吳分城方城而池漢水仍擁楚疆方將尋周瑜魯肅之師倚王導謝安之佐内殄冦讐外威羌酋勝算可期成功有踐后來無罰已聞家室之寧

時邁其邦終戢干戈之戢臣身縻藩服望遠天威莫叅班瑞之榮徒切搖旌之念

車駕駐蹕平江起居表

展義楚疆壯古都之勝勢觀風吳會駐鳴蹕之清塵民物忻愉山川震疊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興我有邦躬堯帝之聖神稟成湯之勇智念三年大聘既享備於多儀而五載一巡實遵行於故事儼漢官之容衛慰夏諺之歌謠方將整六師以修我戎相上帝以遏

亂略仰威靈之頓邇覺藩翰以增雄臣猥以譾才誤當分閫萬國玉帛莫趨禹會之班千里舳艫想見㧞揚之盛

車駕巡幸越州遠迎奏表

六龍在御萬騎前驅俾方岳之各朝肆覲東后念室家之相慶奚獨後予頒詔幸臨載塗呼舞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勵精庶士若昔大猷躬覯風問俗之勞振黜幽陟明之典眷此名郡實為奥區菲食卑宫欽念禹功之

遠苦身焦思俯憐越霸之勤曩覽古以興懐見登堂而賦詠惟時金石既傳帝作之歌今我臣民果契天臨之寵山川改觀日月揚光臣猥以匪才辱在守土仰威靈之廣被知封略之再恢舞干羽於兩階將見遠夷之格執玉帛者萬國獲陪近侍之班心劇旌搖耳傾鳴蹕

車駕駐蹕冬至日德音表

法駕幸臨方仰威靈之近綸音下霈更深布濩之仁凡在生成咸知愛戴臣中謝竊以昊天其子實嘉時邁之

勤吾王不遊昌慰夏謗之望蓋臣民均以為幸則德澤之所當宣如彼周王綏兆民於侯服攷之漢代赦除死於汾陰踵事增嚴於今為盛恭惟皇帝陛下應天以實御衆以寬兢兢業業萬幾所其無逸哀矜庶獄寧失不經命觀雲而必書用集迎長之福謂法雷而順動宜疏作解之恩德意周旋訓辭惻怛囹圄縲繫既蕩滌而一空田里賦輸所蠲除者億計已見室家之相慶庶幾亐矢之載櫜臣敢不推廣上恩務消民瘼嘉與懷生之類共

生和氣之游

行在起居表

臣某伏聞皇帝陛下若古昔之大猷稽祖宗之故事時巡方岳寵綏江淮顧惟藩屏之臣頓覺威靈之近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齋居決政昧旦視朝御衆以寬應天以實遠近祇德冠戎革心肆涓剛辰遵行曠典展義修禮駐蹕近甸山川震肅神物欣愉奔走後先罔不受職臣猥以守土不獲躬詣行在瞻望天日神爽飛馳

百官謝賜春衣表

自天錫命拜賜謹時凡在周行同深欣戴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智臨九有道冒羣生文王積康田之功務求民隱夏后罝黻冕之美特重禮容雖恭儉之獨持在匪頒而不廢予衣之安且吉並詫君恩舞雩之詠而歸則非臣志尚竭疲駑之力共酬霞露之仁

謝賜歷日表

秘策授時蓋以前於民用清臺告朔乃誕布於王正凡

厥有邦共承大賜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用夏歷數在
舜璣衡備經天緯地之功驗合璧連珠之應㖔太初之
三統陋元和之四分出治明堂親班月令惟此初常之
典是爲經久之規臣敢不祇奉成書克遵常憲協金穰
之處用謹始於農祥導王氣之和益躋民於壽域

茗溪集卷十八

苕溪集卷十九

宋 劉一止 撰

表

代賀元旦表

屬正月之始和載新治典肴拜揚之丕享大正縟儀慶浹神人懽騰遠邇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聖由天縱道與時升御六氣陰陽之和受四海梯航之贄百蠻冠帶悉歸王會之書萬里山河盡入職方之服著曠古未聞之

偉績有異書不載之珍符方將鋪張奕世之宏規於以
繡繪太平之熈事肆頒明詔益講弭文雕輦出房路朝喚
伏九賔就列儼冠珮之鵷鸞五輅在庭建旂常之日月
肅太微華盖之次警御史執法之嚴導迎至滋之休均
錫履新之慶臣身縻符竹望遠宸楓上九行之觴莫與
璁珩之列遇千歲之日徒傾葵藿之心

代賀斬獲四軍大王表

天聲甫震醜類革心我武載揚凶渠授首盖威懷之兩

盡在古昔以罕聞臣中賀竊以虞舜舞干誕敷文德周
王受命有此武功雖云去殺以勝殘亦或侮亡而取亂
惟燕雲十六州之聚沒犬羊二百年之間明時負固以
偷安累聖包荒而不問遽易腥膻之舊來歸禮義之鄉
威儀遂識於漢官冠帶悉同於王會天其或者事豈偶
然寧容一夫尚假餘息恭惟皇帝陛下乾剛獨運神斷
不疑擧故籍以開疆斬窮酋而獻馘功在漏刻勢如風
霆納呼韓之降既增光於史諜傳郅支之首用埀戒於

羌夷方將告清廟以彰奕世之勲御明堂以受四方之賀而臣身縻列郡望遠嚴宸庭設九賓莫與璁珩之列嵩呼萬歲佇觀封禪之儀

代賀正表

青陽坐治布正月之始和庶國履新頼一人之有慶化均夷夏喜浹神民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躬對天之宏休嗣無疆之大歷驗三正而用夏與萬物以為春多福畀來配升恒於日月神基增固等高厚於乾坤臣職在

治中身縻補外周家告朔緬懷清廟之衣冠漢殿奉觴莫陪彤庭之鵷鷺仰雲霄而目迥傾葵藿以搖心

代賀籍田表

皇輿鳳駕適協上春之期帝籍時開丕講累朝之制化行畿甸風動寰區臣中賀臣聞政之本在農禮之經惟祀教諸侯之養事尤重於躬行契三神之歡物莫先於己出故因民力庸示親耕豈徒知稼穡之艱難蓋欲奉粢盛之豐潔著為彝典號曰上儀恭惟皇帝陛下覆育

羣生憂勤庶事開疆闢土共欣和氣之游振廩勸分自致豐年之應更道故事以勸多方歌載芟之詩田祖受職即思文之次甸師告成賛天地之全功備帝王之盛事臣方馳驛騎阻造闕庭想耒耜之載塗莫陪奔走冀倉箱之滿野庶採歌謡

代賀道君皇帝表

與天為徒方獨觀於衆妙自我作古乃退避於萬機乆隆儲貳之宫闈爰畀盈城之基業神靈咸仰華夏均懽

臣中賀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緯武經文體元用妙懷巽
巽之心以昭事烈考躬乾乾之德以臨御庶邦昧旦視
朝齋居決政以跨軼商周為不足道以陶鑄堯舜為非
難能夢受帝言力恢道運將自安於澹泊期罔釋於憂
勤惟一索而得男故受之震俾重明以麗正蓋取諸離
及茲神羆之有歸盡出睿謀之獨斷書傳之所不載今
昔之所未聞豈惟重規疊矩之交榮抑亦內聖外王之
兩得臣身縻補外職在衆流念莫遂於班行徒交深於

抃舞

代賀淵聖皇帝登極表

膺圖出震纂極承乾山川鬼神敢不祇告華夏蠻貊永有依歸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姿懋日新之德緝熙聖學極經天緯地之文明察事機有冠古超今之識主器職存於長子問安孝備於寢門是宜協萬國之歡心膺三靈之眷佑受無疆之休命集丕享於庶邦蓋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於以增國勢於九鼎之重宅心寛

大永思守位之仁體道沖虛自享消兵之福臣欣逢盛旦屬守偏州莫㕘鵷鷺之行徒極雲霄之望

代謝皇子封昭慶軍節度使敕牓告諭本州軍民表

胙土苴茅肇隆於帝嗣建牙授鉞爰逮於吳邦民社知榮山川改觀臣中謝竊以並封同姓昔稱磐石之宗兼總价藩益壯維城之業眷惟元子尚闕徽章始將宏賁於我家必或申嚴於師閫豈伊列辟休有寵光此蓋皇

帝陛下當萬物見離之明應六龍建仁之會仁沾行葦澤被蓼蕭載敦冑緒之私丕講禮文之事臣敢不仰承典憲揭示吏民職本支百世之隆增壽考萬年之祝

代謝除判宗表

寵渥驟加省循靡稱邊巡拜貺俯仰甚慙臣中謝竊以堯帝德明厚莫先於睦族成周治盛禮特重於惇宗豈明倫善俗之是資抑强幹弱枝之相庇以令準古踵事增華少長有分院之推官曹見列坊之盛餼廩既備教

道蕪益嚴惟時董正之師必擇賢能之長而臣生非岐嶷學愧空踈託神明之系以叨恩處位望之尊而動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萬民治徵有邦化行自内雖在艱難之日曲敦胄緒之私臣敢不仰體聖衷俯勤職守義不愆於恩掩教必自於身先尚取寸尺之勞以答生成之施

代謝回授封贈先祖表

抗章瀝懇仰干不測之誅出綍疏榮濫被曲成之賜寵

兼存殁愧動心顔臣中謝伏念臣以駑鈆無用之才受弓治素傳之業初登黄甲實自白丁効官浸歷於使令政位遂塵於通顯重惟大父終老寒儒嘗為後學之楷模頗有古人之趣操推食以交游士捐金以訪異書韋賢雅志於遺經疏廣每虞於益過謂詩及禮愈於問舍而求田意子若孫庶或封侯而起第敢云無似乃副所期矧臣父垂七十之年恩未忘於陟岵而臣身有千一之遇擢儻及於漏泉是用忘越分之愆竭叩閽之請不

圖誤眷猥降俞音發原壤之幽光為里門之盛事豈惟為老父報親之念又以伸微臣養志之私情事兩全感銘何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功深覆載明並照臨御下一出於慈仁懋賞蓋先於勸激遂令孱瑣有此叨踰臣敢不念不世之遭逢荷殊恩之委曲誓兼忠孝用訓雲來

代謝轉官表

賜札十行仰窺深厚進官一列橫被寵靈念成命之莫

辭俯懦衷而知愧臣中謝伏念臣越從疏遠屢玷使令
顧力不量徒欲狥朝廷之急揣分已過何敢饕恩施
之蕃曩凶逆之弄權蓋人神之同憤天聲有赫王旅如
飛囷慸係頸之期大正然臍之戮而臣職在分閫理應
調兵時乃糗糧偶無餉餽之乏於彼原隰莫効馳驅之
勞第賞所加於臣何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用人惟已
以道觀能雖小善而弗遺靡一士之失職致此序遷之
典亦為孤進之榮臣敢不益勉事功自矢報稱顧東隅

之已遠尚末路之可圖

代謝除禮部尚書表

祇奉寵靈薦膺罷使位叅八座名視六卿念地近而秩優顧材微而植弱懇辭靡獲俯仰知慙臣中謝竊以在昔成周作新治典惟時宗伯號總要司豈惟修太平黼藻之文兹實重稽古討論之事三代以降六經浸微叔孫高堂之流本由於草創開元顯慶之制罔見施行祝史乃得揖遜其間學者謂之迂濶於事眷兹盛節尤屬

熈朝謂百年而後興固宜隆禮樂之用若三歲而大比則必進賢能之書祭祀以交神人饗燕以昭慈惠具形時制仍有司存要非通儒不在兹選伏念臣親逢休旦奮自寒鄉以鋤耰固陋之姿歷翰墨清華之職濫竽芸省遷武蘭臺記言動於螭坳掌絲綸於鳳閣忝春官之貳政備朱邸之談經報稱蔑然叨踰甚矣方奉祠於真館將引迹於長林夫何罔功復玷異數兹盖伏遇皇帝陛下日新聖德天縱睿謨遹駿有聲以緝熈乎先烈式

序在位以陟降乎百工遇以始終使殫寸尺臣敢不勉尋問學深體眷私幸未迫於桑榆終少酬於造化

代辭免除叅政表

弗堪重任將有近憂託命至仁籲天誠懇臣中謝伏念臣擢從冗散寖歷近嚴揣躖分之已叨念大恩之未報既無崇論宏議以裨廟畫又乏壯猷精識以折敵衝閱寇戎之馳驅致宇縣之殘毀雖聖神罪己庸示曲全而天日鑒忱不敢自恕追愆尤而未泯驚寵數之無從曾是

諛聞裨參大政非常之舉惟帝所難伏望皇帝陛下垂
雨露之私發淵泉之慮謂玆事體大宜無反汗之嫌顧
已試罔功當得循牆之請豈惟見公朝之難幸抑使知
定命之可安區區之心拳拳於是

代宰執以久旱待罪表

天道無私不爽災祥之應輔臣失職伏思譴咎之歸敢
露忱辭仰干淵聽臣等中謝伏念臣等猥以庸妄寖冒
寵榮位在近司日聞大政曾不能廣宣仁德導迎至和

坐閲五旬不霑寸澤驕陽肆虐旱氣如焚田半折而欲荒歲向成而觖望受小民之咨怨貽上聖之焦勞桑林之禱雖堅雲漢之憂未解臣等負此愧悉何施面顔尚頼曲全兹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乾剛獨斷威命顯行顧方厲銷變之圖莫若正黜幽之典庶回協氣以福羣生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衣裳出笥加博帶之兼金駔駿在庭被華鷹之錯采遝

巡拜貺欣躍交懐臣中謝伏念臣人地甚微才能居下
浸更選任無補威明每惟弱植之不勝常恐恩綸之誤
及詎意便蕃之使仍叨服乗之良伏遇皇帝陛下以純
儉履躬以慈仁接下甄陶庶類黼黻人文凡列職於禁
嚴率加崇於褒賞臣敢不圖囘末路黽勉宿心攬袂起
行雖愧九環之寵據鞍自誓冀殫十駕之勞

茗溪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茗溪集卷二十至二十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監生臣金　珀

茗溪集卷二十

宋　劉一止　撰

啓

謝人薦自代啓

分安闒茸之中老將何用名在薦論之域初不自期拜貺若驚循躬知愧竊謂以先達之後汲引後進既舉世之所罕聞以盛德之餘退託不能又羣情之所大駭攷之於古殆見其難孰不願於求知體莫隆於舉代惟九

官受命而必遜蓋百僚已德而相師秦漢以來典型僅在郭丹見推於郡守獨薦鄉人而行盧毓親奉於詔音必如卿者乃可馬總賴韓子以增光於後鍾皓進陳實而見稱於時狂若嵇康何乃著書而求絶辯如蔡澤抑難騁説以自媒要須得人乃稱兹寵如其者少而不競長乃甚愚在已所安則自信而不疑於世共慕則却走而弗顧貧屢遭於鬼笑命獨與於仇謀及此衰頽始從禄仕權奇俶儻已摧耗於百憂勃窣媻姍尚經營於一

飽夫何交路忽玷誤知此盖伏遇其官識足以照事物之機學足以窮古今之藴以筆舌爲人才之羽翼以胷腹爲吾道之渭涇謀猷皆契於聖衷用舍不違於公議故憐孤寡特爲吹噓遂令枯朽不華之姿復有激昂思奮之意念祈奚之舉類雖曰必行冀公叔之同升則愚豈敢庶殫尺寸少報生成

寄湖州太守葛司成啟

摳衣曩歲嘗從館下之招竊芘治封又幸里門之邇尺

牘不通於記室剌字未勒於閽人愧動心顔神馳旌棨伏惟鈐齋虚暇神物掖持坐迎有永之年膺受㕏來之福恭以其官學貫百家之奥才絶千人之英國論以為指南吾道之所寄命蜚聲華旦濶步要津蒙上聖非常之知在漢庭諸公之右衆皆側目叵堪衣盋之居中帝獨虚懐更試蕭公之為政出奉藩宣之寄益攄藴藉之奇老吏畏其神明雅俗安其豈弟然而詞須中禁有懐仲舒之古風議下廣廷欲問崔琳之今事寜久煩於剖

竹行復慶於賜環其念遠掃門無階望履擬蜀郡中和之作獨恨於匪才聞南陽父母之歌實動於鄉德歲序云晚霜威益嚴頎隆善衛之矜式副具瞻之禱

謝鄉人王提刑薦舉啟

棲遲下吏拙亦宜然叨竊薦書望不及此省躬無取拜貺自疑伏念某志以道窮才與命稱侵尋且老逼孔融過二之年貧悴無營有伯龍十一之誚承乏斅學之域委心吏隱之間博士不治昔者尚嗤於弟子廣文獨冷

於今益愧於諸公顧俛默以何求獨嫩婀而就食夫何汲引乃逮妄庸此蓋伏遇某官材絶一時智周萬務執謙光而自牧有盛德而不居羽翼滯淹主張氣類祐甫公舉未嘗以親舊為嫌郭丹義風顧獨薦鄉里之士某敢不激昂思奮砥礪弗渝雖未圖報德之階要不辱受知之地

謝翟内翰薦舉啓

頃以孤生獲從下吏於左右之半辭之助居職業無一

日之長獨鄉者慕用之誠蓋不圖見顧之重薦論誤及跼蹐靡容惟士之適時猶女之從聘一遇知己殆將終身雖云待禮而後行常恐失身而晚悔豈聘者實重其選抑從者亦擇所歸古道悠哉斯言已矣伏念某學陋而聞寡志大而術疎及此衰年始縻寸禄間關自笑慷慨受知在古人以為甚難而晚進豈容驟致此蓋伏遇其官三代豪傑一時宗師國論以為指南吾道之所寄命牆收氣類振挽滯淹何期流落之餘乃得依歸之地

正使自擇寧復有加甚敢不益勵宿心仰酬謬眷仕纔如此或未慙君子之歸巧固有之不敢貽門下之辱

謝館職啟

給札鑾坡初乏治安之策濫巾天禄蔚為遲暮之容聞命自疑循躬知幸竊以東壁圖書之府上列經躔道家蓬萊之山内藏秘録閱百王盛衰之緒為四海風化之原雖復喪亂日尋艱難代有未見中祕之文多闕不聞外史之職弗修踵事增華於今為盛祖宗分三館以居

豪傑有為之士闢四庫以儲古今未見之書切近禁嚴
維容嘯諾使其胄次揚搉吞太史氏之九流筆下淵源
備國師公之七略故於採用皆本作成兩禁侍臣步武
先於借路一時名輩事契擬於通家氣習尚傳風流可
想惟選除之甚重則名實之加優如其者少有獨學之
愚長無兼人之䂓術業荒於不試精爽耗於多憂流落
以來侵尋且老不圖未至獲並俊游討簡編於煨燼之
餘繼人物於風塵之後自云無補其忍饕榮茲蓋伏遇

其官識洞幾微氣涵英特謂蕭相收先秦之圖籍實佐開基而蒙穀獻舊楚之典型有同存國參稽故實協賛謀猷要扶文物之顛乃見規模之遠肆令冗瑣辱在品題其敢不盡廣舊聞勉規來効領五經之儲校雖曰世官補三篋之散亡終慙前喆冀稍殫於歲月用仰報於生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直顯謨閣謝宰執啓

閣連中禁藏列聖之寳章職逮外官蓋本朝之秘選不

圖枯槁忽被光華聞命自疑循躬知懼伏念某以鋤耰
固陋之質躐臺省清近之班寵既厚而不辭量已踰而
莫覺粤從廢黜自卜隱淪更時阽危身獨安於丘壑在
已進退義敢怠於君親而况閱歲者三拜恩已再復遷
名於内閣俾增重於外臺有何勞能得此殊異茲蓋伏
遇某官恢弘絶僅存之直道建乂安不拔之宏規力何
啻於回天心但知於許國若就深於滄海雖不擇流顧
快意於屠門豈必得肉仰愧生成之施孰為稱塞之階

苟未死亡尚收寸尺

提點浙東刑獄謝啟

卧疾漳濱久忘歲月拜恩粤部遽見吏民荷宸扆之矜憐試廟堂之記録事非意出愧與懼并伏念某罷技易窮蠧書何益一罹罪籍四易歲星慣從樵牧之遊不作軒裳之夢孰云枯槁更被光華念一道之平反繫幾人之休戚矧復圖闕荒政於不任責未可以見塞兹葢伏遇某官德全忠厚明燭幽遐哀庾獄之無辜憫一夫之失

所故茲固陋亦與使令其敢不益廣所聞自鞭其惰勉
副責成之意庶爲報德之階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青授宮祠謝啟

久矣論思之謬嘖有煩言煢然衰病之餘自貽伊戚仰
承威命殆是寬恩伏念某智識昏庸技能幺麽曩膺謬
眷辱在近班故時論無所短長於世故都不通曉粗知
慕大君子之義欲自託不肖者之身罪斥七年尚煩記
録召還期歲寢冒寵榮豈志願之敢期抑夢寐所不及

屬者明詔有位旁搜異能而乃昧唯善舉類之方失事君以人之道揆其重負合置嚴科止削籍於甘泉仍奉祠於真館茲蓋伏遇某官懋格天之鴻業挺許國之精忠善不近名清而容物刑茲無赦率循作罰之公罪疑惟輕上廣好生之德重惟疵賤久玷陶鎔特屈刑章俾從薄責念孔戣之宜去初不悟於引年歎韓子之懟歸終莫伸於報德捫心自訟沒齒何云

再任宫祠謝啟

受恩知過拜命增慙不圖有盡之年再籍無功之禄深
惟疵賤久玷甄陶智實昧於行藏學靡過於藴奥貪寵
冒沒不思竒罷之格言投老窮空却恨儒冠之左計謂
鬢絲之堪織指泌水以樂饑迹其自謀率皆類此一昨
去國三歲奉祠敢懐平進以求伸但恐終更而絶食忱
辭上達私願弗違既許便安仍沾俸稍茲蓋伏遇某官
行已盡聖賢之道與人存忠厚之規獨運平衡曲成舊
物其敢不求全晚節加厲宿心雖云報德之無階亦欲

沒身而靡悔

致仕除敷文閣待制謝啟

涣恩驟至成命莫回拜賜逡巡省躬怵惕伏念某曩膺識拔出自寒微初無寸長服在近列惟踐更之既久曾効見之靡聞病且不支老當以退不圖得謝乃更增華方寓直於書林遽躐升於從橐𣶏摩昏眚誦綸告之溫慈扶掖拘攣服腰鐶之煥麗閭里賛喜親舊改容顧惟何人有此僥倖兹葢伏遇某官量涵海嶽誠貫幽明有

周公成王家之忠邁伊尹格皇天之德功高不伐位重
益謙謂才能皆可陶鎔雖疵賤亦歸覆育重惟無似特
受深知始終保全委曲成就叨踰已甚懼弱植之弗勝報
稱謂何獨此心之不昧

皇太后慶壽八十詔長吏致禮加賜羊酒粟帛

謝啟

藩侯下賁布宣寬大之書里巷驚傳創見榮華之錫夫
何殊異逮此龍鍾伏念某受才不長聞道最晚壯也之

武尚不如人老也楚丘遂多忘事既乞身而知止固絶望於饕榮屬長樂之禮成偕高年而澤被至於越匪頒之常式優侍從之舊臣撫巳自慙幾人得此兹蓋伏遇其官仁深覆育道格通遐問耏丘之年謬承稱美憫伏生之老姑使授書豈徒加寵於一夫殆欲垂芳於千載捫心懷感投足知歸

茗溪集卷二十